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河上肇著 郭沫若譯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河上肇著
郭沫若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33824•4)

原著者 河上
譯述者 郭沫若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三聯書局有限公司 上海分店

北京聯合書局 同六十六號

三聯書局開明書局

發行所 聯營書店 各地分店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 版權所有 ★

1951年4月第1版 定價人民幣17,000元

(遞) 1-3000

永

序

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這一部書，是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夏之交翻譯的。一九二五年五月曾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出版不久便停止了發售。因此，這書流傳到世間的數量是很少的。

現在商務印書館又打算把這書改版重印，曾將初版本寄來要我校改一遍，我實在沒有這樣的時間，便只好推謝了。館方卻請編譯吳澤炎先生仔細校改了一遍，又把改本送來要我『在百忙中抽暇審閱一過』。適逢其會，我不久又要出國，實在抽不出時間來看。我只看了幾頁，吳先生的確是很『謹慎從事』的，他所校改過的比我的原譯順暢多了。

館方和吳先生既費了這樣大的苦心，準備重新再版這書，在我是可以同意的。書雖然是舊了，但也還沒有多麼大的毛病。讀者通過這書，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方面或許在理解上可以得到一些幫助。

著者河上肇博士寫這書時，他還只是一位進步的經濟學教授，是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啓蒙時期。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傳播，不能否認，河上博士是有功勞的。就是中國初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不少的人是經過他的媒介纔和馬克思主義接近的。

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的人證。我自己的轉向馬克思主義和固定下來，這部書的譯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當然我在譯出本書之前，早就有革命的情緒和要求，希望對於馬克思主義能夠有一番深入的了解，因而我決心翻譯了這一部書。翻譯了的結果，確切地使我從文藝運動的陣營裏轉進到革命運動的戰線裏來了。

這書的譯出雖然幫助了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但我在譯述的當時已經就不能全面滿意了。全書偏重於學究式的論爭，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骨幹——辯證唯物主義，根本沒有接觸到；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怎樣來改造世界，更差不多採取迴避的態度。這樣來談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使馬克思主義害上了軟骨症了。我的這些不滿，曾經表現在我在譯完後致成仿吾的一封信裏。我自己，可以說是以這書作為墊腳石，而邁進了一步。我希望今天讀這書的初學者，也以這作為墊腳石而向前邁進。

河上博士自己也是向前邁進了的。他由人道主義的經濟學者進而為社會主義者，後來更進而為日本共產黨黨員。入獄五年，始終不曾變節。出獄後，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月病死了。日本人稱他為「日本文化革命的最偉大的戰士、先導者、父親。」雖然方面不同，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有點像魯迅在我們中國文化界的地位。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善於結合羣衆，在實踐中求得與理論的一致，而不斷地厲行自我批評以改革自己並促進理論的發展。河上肇，無疑也正是這種先進者中的一人。聽說，在他晚年，他對於他自己生平的著作都是不滿意的。這本書當然也決不會是他的滿意工作。

但話得說回來，這書倒還不失為可以一讀的一種。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方面，的確在入門上是可以給我們一些幫助的。

我要感謝吳澤炎先生。我們雖然並不相識，但他卻費了很大的苦心來校改譯文，使得它更加中國化了。吳先生還提出了幾項寶貴的意見，我把它們一並揭錄在這兒：

『河上肇原文或有意識不盡準確之處，而關於蘇聯部分，當時情勢未定，發言未必完全中肯。』

這是一點也不錯的，希望讀者注意。

『書中托洛茨基言論三處，已刪去。』

我完全同意。我相信，河上肇雖然死了，他也會完全同意的。

『下篇第六章係譯列寧著「論農業稅之意義」，係根據英德文譯出，與俄文本（列寧文選兩卷集下卷）稍有出入，似可刪去。』

我覺得還是保留着它的好。雖然『稍有出入』，但還沒有歪曲，錯誤，保留着使得全書的內容更切實一點，也顯示着河上博士在當時所要向前邁進一步的方向。

我在這重新改版的譯書上所想要寫的，大體上就是這些，但我須得聲明或者道歉一遍：因為不久就要出國，去參加第二次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實在抽不出時間來再看一遍。假使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那責任就應該由我來負了。

等出版之後，再聽讀者的批判吧。

郭沫若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原序

本書是由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將近兩年間斷續發表的論文所纂集而成的。

我在前曾把關於唯物史觀的若干考察纂集成『唯物史觀研究』一書。那是粗率的研究，實在夠不上研究之名，寧可稱為『唯物史觀入門』的。此處所發表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在考察社會的組織與社會組織的變革。我是始終立足在唯物史觀上的，這書可以說是唯物史觀的實際應用，與前著自然便成為姊妹篇了。

各篇所收的論說，在初原沒有收集成書的預算，各各是獨立的論文。所以有些取的是論辯的 (polemic) 形式，有些又取的是講義的體裁。彼此之間每有論旨重複處，連引用文相同的地方也有。一旦成書之後，終覺沒有辦法，只好在大體上保存着原形了。這些多少的重複，假如能為各章間之有機的連絡，倒是作者偶然的幸運了。

關於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的研究，是作者二十年來最關切的問題，恐怕也會成為終生的事業罷。現在覺得最近的考察達到了一個段落，所以姑且集成了這一本論集。回想起來是前年的冬天，我當時抱病家居，友人櫛田民藏君訪我於病榻，告別而出遊海外。櫛田君搭乘的是緩慢的貨船，想他慢慢地在爪哇方面停船之後，又慢慢坐到倫敦的時候，我也已經恢復了從前的康健。當他更在歐洲各地巡遊時，我在日本幾乎腳不曾出京都一步。這裏所收集的論文，正是在這時候寫成的。櫛田君就和我的父親一樣，凡我所寫的文字，他是幾乎一字不漏地都要過目的。現在，

在他出遊中而輯成此書，我想到我的父親首先要捧在手中莞爾而笑，其次在不久之間我的友人也會通讀一遍，我有着這樣預期的幸福，就在編纂和校對上費了一些時間，我是並不失悔的。再假如以此為機緣能夠更得到一位新的讀者，在作者不消說，更是引以為幸運的了。

最後我還要說一句話，在本書中，關於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實現上所必需的生產力發展程度的研究是省略了的。根據馬克斯主義，無論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或實現社會革命的政治革命，都是以舊組織的資本主義下社會生產力再無發展的餘地為前提。因此，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發展的限度如何，這在馬克斯主義研究上，自然不能不成為重要問題之一。據我看來，這個問題有作世界的（即不使限定於一國）考察之必要。馬克斯主義運動逐漸地帶上了國際色彩，恐怕也就是這個原故。但是這種國際的方面之研究，且待諸異日吧。對於本書將不免有一二批評，作者預定在他日答覆。

一九二二年初冬 河上肇



書號 338

定價人民幣 17,

目 次

上篇 關於資本主義的若干考察	1
第一章 在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下的生產力之分配及其所含矛盾之進增	1
第一節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力之分配	3
第二節 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制限	5
第三節 貧富懸隔所引起的禍害	8
第四節 資本主義與機械生產的矛盾	11
第五節 資本主義與資本增殖的矛盾	16
第二章 資本累積的必然的停滯	24
第一節 福田博士新說之要領——與圖甘舊說的符合	25
第二節 批評的第一段——生產手段的本質	37
第三節 批評的第二段——奴隸經濟與資本經濟的本質的差異	39
第四節 批評的第三段——圖甘數字表的檢討	44
第五節 批評的第四段——圖甘立場的檢討	49
第六節 關於資本再生產的馬克斯的表式——其一，單純再生產的表式	66
第七節 關於資本再生產的 <u>馬克斯的表式</u> ——其二，擴張再生產的表式	79

第八節 實現剩餘價值的一條件：各種生產業的比例關係	76
第九節 實現剩餘價值的一條件：社會的消費力	78
第十節 擴張再生產的必須條件的資本主義組織外的出路	83
第十一節 先資本主義的外圍的重要	89
第十二節 資本主義發展史質的左證	93
第十三節 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停滯	98
第十四節 結論	101
第三章 資本積聚的必然傾向	103
第一節 資本的積聚集中與累積	103
第二節 所謂結合生產費的理論	105
第三節 固定資本的使用與生產費的結合	107
第四節 一般工業與結合生產費的關係	110
中篇 社會組織與個人生活	117
第一章 奴隸制與雇傭勞動制	117
第一節 奴隸與雇傭勞動者之異同	117
第二節 自由勞動者的所謂自由	122
第二章 勞動的痛苦與社會組織	126
第一節 生產勞動的筋肉勞動	126
第二節 勞動何以是痛苦	127
第三節 資本主義組織的勞動	129
第四節 伴隨活動自身的肉體的痛苦與快樂	132
第五節 勞動的繼續時間和它的痛苦	136
第六節 勞動所伴隨的精神的愉快和痛苦	137

第三章	社會主義制與個人主義的自由	143
第一節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一，企業的自由	144
第二節	個人主義制下的自由——二，免受國家的強制的 自由	149
第三節	社會主義制的特徵——生產和分配的國家管理	152
第四節	社會主義制下勞動者的義務	154
第四章	社會主義制下的個人生活	161
第一節	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之非難	161
第二節	對於社會主義的非難的答辯	165
第三節	社會主義的未來國	169
下篇	關於社會革命的若干考察	179
第一章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程（馬 克斯的理想及其實現的過程）	179
第一節	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之過渡期	179
第二節	共產主義之半成期	182
第三節	共產主義之完成期	186
第二章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	190
第一節	問題的所在——馬克斯學說中的所謂二個的交流	190
第二節	戎巴達與鄧尼司的解釋	192
第三節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區別	196
第四節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關係	199
第五節	政治革命的必要——和平革命的可能	203
第三章	社會革命與社會政策	210

第一節	共產黨宣言中所含的社會政策	210
第二節	奕斐爾特綱領與社會政策	212
第三節	社會革命的要素的政治革命	215
第四節	社會政策論者與革命家的異同	218
第四章	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的企圖	222
第一節	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招致生產力的減退	222
第二節	時機尚早的社會革命終歸於失敗	226
第五章	俄國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229
第一節	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	229
第二節	社會主義革命史之三時期	230
第三節	今日的蘇聯還不是社會主義國	232
第四節	政治戰鬪（征服有產者）的時期	233
第五節	政治革命與暴力	237
第六節	反革命的鎮壓與暴力	240
第七節	精神的準備（宣傳思想）期與無產階級專政	243
第八節	經濟的建設期（產業經營）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	245
第六章	政治革命後俄羅斯的經濟地位	248
第一節	序言	248
第二節	現時俄國的各經濟層	249
第三節	德意志的國家資本主義	250
第四節	國家資本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通路	251
第五節	農業稅與『戰時共產主義』	253
第六節	租讓政策	257
第七節	合作的資本主義	259
第八節	過渡到社會主義	261

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上篇 關於資本主義的若干考察

第一章 在資本主義生產組織下的生產力 之分配及其所含矛盾之進增

凡在一定時代，一定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大抵是一定的。此處所謂物質的生產力，是指人類製出其生活必需品的力量而言。

這種力量，隨社會進步而增加；譬如糧食，在技術幼稚時代，一人的力量，只能勉強產生一人份的食糧。而在知道利用肥料或機械以後，一人的力量，可以產生數百人份的食糧了。如今從事於農業的人，只是人民的一部分，其他的人不須耕田，可以任意做農業以外的事而能生活，便是這個緣故。我看過一本前好幾年出版的書上說：美國的大柯塔地方的農民，農業上機器的應用最為廣遍，在這個地方，勞動者一人一年間所生產的小麥，平均產額約有五千五百布塞（約千一百石）。而在製粉業發達的彌涅索塔地方，在機器應用最完備的工場裏面，從上面所述的五千五百布塞中取出五百布塞的種籽之後，把殘餘的五千布塞小麥在一年之內全盤製成麥粉時，可得一千桶小麥粉。一桶小麥粉，可供一人一年份的食糧。所以把大柯塔地方的勞動者一人與彌涅索塔地方的勞動者一人前後合計，二人的勞動者一年間的工作，大抵可以生產一千人的一

年間的食糧。雖說在製造農業機與製粉機上是不得不消費若干人的勞力，在製造這些機器的原料上也是不得不消費若干人的勞力，窮源遡流地追想上去時，簡直沒有窮盡，明確的推算到底是不可能；但是人類的生產力，總是在不斷地逐步增加，這是無庸置辯的事實。就以紡績而言，日本全國一直到明治初年，都是用的一種簡單的器具，名叫紡車，——就在現今鄉間，也還有一部分人在使用，那麼要使用一個紡錘，便不能不費一人份的勞動了。但以今日進步的紡機而言，一人有同時可以運轉一萬二千個紡錘的實例。不消說我們不能從這件事立刻斷言人類的紡績力增加了一萬二千倍，但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力，在逐漸成就偉大的發展，總是不能懷疑的。

使人類這項偉大的物質生產力日見發展前進，在增進人類的福利上是頂重要的事。但是，這種物質的生產力，在一定時代與一定社會之內，大抵是一定的。牠不消說是在逐漸增長，但是無論在甚麼時代，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產力既有限，這種有限的生產力之利用，應當如何分配，這從社會的一般民衆着想，也是頂重要的問題。假如人類物質的生產力是無限的，那麼把它任意地使用到任何方面，都不會成為問題；唯其是有限的，所以從人類一般的福利上着想，便不能不講求最上乘的使用法。例如空氣是人類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東西，但是幸好空氣這樣東西，多量地存在，超過人類的必要以上，——即是從人類必要上而言，可以說空氣是無限地存在，所以關於空氣的分配可以不生問題。無論為甚麼人使用，使用多少分量，怎麼樣使用，這對其他的人全無何等的利害關係，因而沒有成為問題的必要。假使空氣的分量有限，有這樣一個人在必要以上多量地佔領了，餘外的人弄到窒息的地步，問題是會變化的。無論甚麼人，都想充分地吸收新鮮的空氣，但是新鮮的空氣是很有限的時候，一個人所吸收的分量假使不加限制時，別人便要受害了。所

以說空氣的分量少時，愈少則一個人的使用量愈不能不加限制，有時不僅要禁止在必要以上多量地佔領的行為，而從全體均分的關係上，一個人的使用量還要制限在必要以下。在這種觀點上，假使人類不限制其自由時，多數的人便不能共同生存。^① 有一派代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想反抗在人類共存的目的上所必要的這種自由的限制，他們全是人類的叛徒。這些事情，暫且不說，總之在人類生活上有一定的物質是必要的，而製出這種物質的生產力，又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怎樣把這有限的生產力的利用分配於一般民衆，便成為社會組織上的根本問題。

第一節 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力之分配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社會全體的生產力，因為要把各種類的財富，根據各種分量的程度，供給於組織社會的各樣的人們，所以是被分配於各種的事業之內的；但是目前這樣生產力的分配，究竟是以什麼來做標準的呢？是依誰的意志而決定的呢？我在此想先從這個問題說起。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決定把各種貨物應得生產到若干分量的人，看來好像完全是企業家的意志。固然在法律上沒有特別的例外規定以外，他們無論從事於何種貨物的製造販賣，完全是他們的自由。並且他們能用種種廣告術與販賣法，以引導或者造出消費者的慾望。但是這些企業在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上，一切都是以獲得利潤為最後目的。他們從事於種種貨物的製造販賣，是想出售這些貨物而得利潤。所以在法律上，雖然生產任何種類的貨物，完全是他們的自由，而他們在某種程度之內，雖然有引導消費者的 ability；但在一般消費者完全不會需要的物品——不受需要，便沒有買主，沒有買主，便不能賺錢——到底

^① 參照中篇第三章『社會主義制與個人主義的自由』。

是不能繼續生產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雖說可以生產任何種類的貨物，但歸究起來，終是依一般消費者之需要而決定的；某一種的貨物要生產多少，也是同樣地依一般消費者之需要該種貨物到何種程度而決定。歸根起來，社會生產力的支配，決定它的最後的權力，是掌握在一般消費者的手裏。

根據上面抽象的說明，看起來目今關於社會生產力之分配，好像已經完全根據民主的方式而行使着的一樣；其實實際行使的是完全的恐怕也是理想的財閥政治(Plutoeracy)。何以故呢？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生產力的分配，雖然受一般消費者之需要的決定，而其所謂需要，實是經濟學者所特別稱呼的『有效需要』，與單純的需要不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原則上，要使在這個社會裏的人的需要有效，就是非賦與他們以一定的購買力不可。沒有相當購買力的需要是無效的，一切需要的效能，隨其所伴隨的購買力大小而增減。這在經濟學初步的教本上，已經說得很明瞭了。被服襤襠的乞丐，立在珠寶店的窗前，縱使他想要金剛鑽指環、金手鍊，但是他的欲求，因為全無何等的購買力相副，所以在資本主義的法律下祇是無效的需要。原來消費者的所以可以左右生產者，就因為生產者的生產，專在以營利為目的。企業者生產種種的物品，是想發賣之後賺錢。我們想多買甲種物品時，甲種物品便多產生；我們想多買乙種物品時，乙種物品便多增殖。沒有購買力的人，縱使想要這想要那，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終完全是無效的要求。現在的日本憲法，有貴族院和衆議院的區別，公爵或侯爵一類的人們，平地便可以充當議員；多額納稅者，僅僅從數人或數十人中選出議員一人；而納稅至若干圓以上者，譬如京都一市，只能從有選舉權者數萬人以上的大都會中，選出議員四五名；最後大多數的貧民，因為沒有選舉的權利，全國之中，竟連一個都不能當選參加國會。像這樣同是日本國民，而以社會上的位